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鬼谷子新注

番禺 俞 梭 誠之注

自序

余於民國初元始讀鬼谷子，輒苦其古奧，以爲非淺學所能解。嘗望安得樂壹臯甫，謚諸家註而一讀之，願其書早亡卒，不可得。越數載，復尋繹其義，稍增與會。因輒介之於昆弟朋好，共同研索。冀或有得，願朋輩中類以其義蘊不易，詮釋咸囑余爲任。述作之役，余幼孤貧，喪失學無所師承。夫詎敢妄有所論述，惟心焉識之。期異日或得當一申其志云爾。迨十二年冬，余自遼海南歸嶺表。襄垣李君楓橋自平寓書督望甚殷，余以庸陋，奔命海隅，私意亦欲於此暇日姑試爲之。願每一執筆，輒自覺其空疏，稿成而毀者三。遂廢然而輟。夫然後知述學之匪易，斷非淺學者所能任也。雖然，自斯以還，每一研誦，遂爲札記，以誌其意。積日累年，忽忽十載，所記凡若干條。雖意無所信，虛而無實。然以戰國時代學人輩出其與鬼谷先生同時並世，或先後者不少。其文體義理較相近接者，取彼釋此，義自恰當。至於學說從同，或且溯流尋源。

而本出於鬼谷者則舉一反三其理益顯其或義無可索則取之秦漢諸家學說雖歷時稍遠而旁搜遠紹摭其片詞賡義亦足資詮詁以視陶注之以已意詮釋者其取徑自殊庶幾或猶不悖鬼谷先生之真義也歟至於鬼谷原書歷代傳本文多舛錯余維戰國初期作品文多從韻以便口誦流習傳授斯爲正宗鬼谷文中錯簡類多可以古韻校正因不避禱未輒擇其於義尤晦澀者爲易其序至文中訛誤傳襲既久亦抉其最不通者校而正之於是鬼谷文義始豁然開朗爲初學者所易探悉矣然此固一家之私見固猶待是正於大雅君子也茲因拙作中國政略學史書成併以付刊遺誤既多疵類不免聊爲讀中國政略學史者參考之資爾非敢云更有進於是學也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番禺俞 樾誠之

江都秦恩復原序

鬼谷子不見於漢志至隋唐始著錄新舊唐書皆以爲蘇秦撰然漢書縱橫家別有蘇子三十二篇其文與鬼谷不類使蘇秦託名鬼谷班固何以略而不注陸龜蒙以鬼谷爲王詡王嘉拾遺記以鬼谷爲歸谷蓋歸鬼聲轉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其謂蘇秦假託者以儀秦師事鬼谷而史記蘇秦傳有簡練揣摩之語鬼谷書適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或云周時豪士隱於鬼谷者近是書凡三卷自捭闔至符言十二篇轉丸祛篋二篇舊亡又有本經陰符七術及持樞中經共二十一篇柳子厚嘗譏其嶮齟薄妄言亂世今觀其書抉摘幽隱反覆變幻蘇秦得其緒餘卽掉舌爲從約長真從橫家之祖也攷說苑史記注文選注意林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或不見於今書或文與今本差異蓋自五季散亂之後傳寫漸失其真陶陰帝虎譌脫相仍不僅轉丸祛篋也注鬼谷者舊有樂壹皇甫謐尹知章三家樂注一見於文

選注中太平御覽數條亦不著注者名氏中與書目始列陶宏景注晁陳二家繼之
貞白生於蕭梁書迺晚出讀者不無然疑同年海甯周耕厓孝廉以注中多避唐諱
斷爲是尹非陶詞頗博辯然亦憑虛臆言絕無左證惟馬貴與文獻通考於陶注下
云唐志以爲尹知章注未知孰是則在宋時已兩存其說幸賴華陽真逸之名得藉
收於道藏無論爲陶爲尹皆可決其非宋以後之書矣是書刻於乾隆己酉僅據孫
淵如觀察華陰嶽廟所錄本讎校刊行盧抱經先生重加勘定至再至三最後郵示
述古堂舊鈔始知道藏所存譌脫正復不少讀書固難校書亦不易也因重付剞劂
一以錢本爲主其有錢本所無而藏本所有者審其異同互相考證又刺取唐宋書
註所引舊注掇而存之附於本文之下其或今本亡佚別見他書及稱鬼谷事跡足
資參攷者附錄於後以備觀覽焉嘉慶十年乙丑八月十五日江都秦恩復序

鬼谷先生事略

番禺 俞 樾 誠之撰

鬼谷先生事蹟其詳無可攷依史記蘇張列傳『秦東事師於齊而習之鬼谷先生』

又曰『儀嘗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張儀』

徐廣曰：荆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

國時縱橫家蘇張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頽川陽城並有鬼谷城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

楊子法言曰『儀秦學乎鬼谷術』王充論衡亦言『蘇

秦張儀縱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

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答後

又曰『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明等

漢人傳說可攷者祇此而已至隋志皇甫謐注『鬼谷先生楚人生於周世隱居鬼

谷』馬總意林錄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族里

姓名字』

樂盛注云：此蘇秦作齊說之也……

文選李善注『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

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又太平御覽『……蘇秦張儀往

見之先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言至道……儀秦齋戒而往』見禮儀部又中興書目『鬼

谷子……周時高士……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

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儀秦者也……檢因學紀聞載尹知章序鬼谷子有云蘇秦張儀
事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復受轉丸卦儀三章又晁

公武讀書志『鬼谷子……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

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敍王伯厚漢書藝文志疏證
引晁氏讀書志尹知章敍謂此書即授儀秦者……』晁氏又云

『尹知章敍蘇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至高似

孫子略則引蘇秦所記見上意
林引其他陳振孫書錄解題錢曾讀書記等稱引略同若

王嘉拾遺記則以鬼谷為歸谷爾雅曰鬼之
為言歸也古史考以為歸鬼聲相亂也拾遺記曰『張儀蘇秦
二人遮剪髮以相涿或

儲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于草中及殷莫夜獲新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為蠶以蔽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
息而罪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答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諺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學復逢歸谷子
乃讀其學術則教以千世俗之弊乃探寫中藏族三卷其言輪時
綜觀歷代傳說以下判斷知鬼谷先生故為

周世之隱者楚人隱居鬼谷嘗游於齊蘇秦因以事師焉其姓字無可攷馬貴與通

考引晁氏讀書志有『隋志以為蘇秦書……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詡不詳所

從出』之言道藏目錄直以為姓王名詡晉平
公時人殆附會陸詩而為之詞陸詩所引晁氏以為『不詳所從出』則其說之

從出』之言道藏目錄直以為姓王名詡晉平
公時人殆附會陸詩而為之詞陸詩所引晁氏以為『不詳所從出』則其說之

不足據明矣至新舊唐書及樂壹注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咸疑鬼谷子爲蘇秦

僞託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託名鬼谷』又此均以隋唐著錄以爲『蘇秦撰』之故因緣

其誤故云然耳詳見下文

據史記六國表及蘇秦列傳蘇子於周顯王三十五年西歷紀元前三三四年始說燕文侯是年

秦欲攻趙『蘇子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史記文其後慎靚王元年西前三二二年燕易王卒

子噲立齊大夫使賊殺蘇子又按張儀列傳儀薨於魏時爲赧王六年西前三二二年史

記稱『蘇秦早死使儀得成其術』張儀傳贊則蘇子之不永年可知蘇張之生年月無

可攷計蘇子當政十四年壽不逾五十張子雖壽亦不過六十均在戰國中世總之

鬼谷先生年必長於蘇張其爲戰國初期時人無疑約當墨翟楊朱之後依胡適中國哲學史墨子約生

於西前五〇〇—四九〇年死于西前四二五—四一六略先于申不害商鞅惠施尸佼諸子申不害約在西前三五

一六年楊朱約生於西前四四〇—三六〇年之間或與之同時吾人雖不能確定其年

歲要可信此說爲最近真

鬼谷子眞僞攷

番禺 俞 棧 誠之撰

鬼谷子三卷始見於隋志而班志不錄新舊唐書均以爲蘇秦撰樂壹注及王應麟

玉海漢書藝文志考證亦以爲蘇秦書

樂注見前王應麟謂『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齊書陳轅咎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聽之簡練以爲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之術有揣及摩二篇乃

蘇秦書明矣』 考劉向說苑善說篇已引鬼谷子

其文曰『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

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心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其權謀篇所稱述亦均鎔會鬼谷子之言茲

引證之比較如下

鬼 谷 子 文	說 苑 權 謀 篇 文
『聖人……必先謀慮計定』忤合篇 『先王乃用蓍龜以自決也』決篇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蓍龜』
『聖人之道先知存亡……』轉圓篇 『……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轉圓篇	『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 『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身』抵巇篇

『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

『天下分錯……則抵而得之』抵巇篇

『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

『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誠者隆至後詐者當身而滅』

『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中經

劉向領校中祕時有詔求天下遺書成帝三年八月固曾親讀鬼谷全書者其著錄已在漢書

藝文志之前其後向子歆摭之始傳七略班固固爲藝文志可見鬼谷子故存於西漢以前此其明證一

又按淮南子汜論訓曰『忤而後合謂之知權』又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淮南子歷引此言凡四五見『忤合』爲鬼谷書篇目反忤求合固縱橫家之心傳也又淮南子一書乃綜合先秦諸子百家言多依諸子舊文其時必曾見鬼谷書無疑考淮南王安於漢武元狩元年反誅是在漢武之前鬼谷之書具傳於世矣此其二一證

次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曰聖人不可時變自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如索隱所證引可爲鬼谷書存於西漢前之第三證

次楊子法言曰『蘇秦張儀學乎鬼谷術』又曰『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蠱可抵乎曰賢者司札小人司蠱况拊鍵乎』雄與歆同時其言『賢者司札小人司蠱』固儒者排斥異端之言不足爲訓然其時雄固熟誦鬼谷子抵蠱篇無疑不然則抵蠱之原理不如是之精熟也此可爲歆前鬼谷子具在之第四證

次漢書杜業傳傳贊『業因勢而抵隙』服虔曰『抵音紙隄音義蘇秦書有此法』顏師古註『抵擊也隄毀也……亦險也……鬼谷有抵蠱篇』杜業漢成帝時人與劉向同時班贊用鬼谷書語而謂其時可無其書毋乃不合論理此可爲第五證

然班固述劉氏父子之學因歆所傳七略而爲藝文志何以獨漏鬼谷子不載此必有故嘗攷劉向校錄遺書據漢書藝文志敍「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鬼谷子書在向時或雖在中祕而未經向奏錄故其子歆奏上七略時哀帝建平元年西元前六年於父所作悉入著錄而猶遺鬼谷者此也至班固作藝文志全錄七略據班氏藝文志自注「固於七略所錄有出無入有省無補而獨無刪」故藝文志之不錄其書非無故也又攷向子歆好左氏春秋毛詩周禮古文尙書並傳孔氏古文之學歆傳歆妄人也嘗改名秀以應讖文以繼統受命自居於古書多竄改務合己意其人專欲自是己非復乃父爲學之忠實鬼谷子書之不見錄或在其時已誤指爲蘇子之作刪併於蘇子書否則爲歆所斥爲異端而排抑之二者苟有一於是則鬼谷書之湮而不彰理自可見矣然則鬼谷書固向所目睹而未經奏錄之書也詎能以歆固所未收遂指以爲僞作不亦謬乎吾嘗謂鬼谷子一書不特傳於漢世亦具存於晉齊梁之世而後傳於隋始見著錄請

舉其說

一 郭璞登樓賦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僊詩曰『青溪千餘

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璞晉初時人也又攷宋道藏本持

樞篇陶注

陶宏景注或謂為字知軍注

嘗一稱『元亮曰』元亮晉陶淵明也宏景稱其先世故

略其姓而稱其字由此可證此書具傳於晉世未嘗中斷也

二

梁代庾仲容子略今在意味

見馬總意林篇目錄

據意林錄馬鈞

字衡齊明帝時人

物理論口銘全文

均出鬼谷子掉闔篇蓋因鬼谷子之言以鎔製成銘者茲舉其例證比較於次

鬼 谷 子 文	物 理 論 口 銘 文
『觀陰陽之開闔知存亡之門戶……』 『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	『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
『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為陰曰終』	『樞機之發榮辱隨焉』

物理論又言『指南車見鬼谷子』今宋本謀篇有『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語可證南齊時此書亦流傳民間

三 梁代劉勰文心雕龍言『轉丸騁其巧辭飛箝伏其精術』轉丸飛箝皆鬼谷篇

名此豈不見原文可以云爾乎又庾鈔子略有鬼谷子今意林悉依其篇目亦

錄有鬼谷子又陶宏景注鬼谷子陶亦梁武時人

漢晉周廢業以爲陶注筆法絕似管子注斷爲尹知章注其言容有一部分可信然其注稱元

亮曰齊其字其姓則此書一部必出陶注亦無可疑之事實也

然則梁世此書具傳固信而有徵矣

由此觀之此書歷代流傳未嘗中絕不得謂爲晚出亦不得謂爲僞托何以言之此書之組織條理系統原理方法皆秩然有序先秦諸子罕有其比其詞義古茂韻依古聲斷非後世所能依託者汪中經義新知錄斷爲非後人僞撰所見至卓

清儒儀徵阮元謂『鬼谷子中多韻語其抵巇篇巇者罅也讀巇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託其篇名有飛箝按周禮春官典同徵聲箝後鄭讀爲飛鉗澠箝之箝箝鉗同字賈疏卽引鬼谷子證之』阮言是也後世第以班志不錄而疑之

苟一博攷必有以明其不然也

余嘗疑此書大體爲蘇秦纂述師說之作在西漢之末世已誤亂爲蘇子書計鬼谷子凡二十三篇合蘇子說秦連橫說燕趙魏楚韓齊合從共七篇又說齊秦各一篇凡九篇

余均考定蘇子游說之詞
始爲蘇秦書說詳於後

合爲三十二篇適與漢志蘇子篇數相符疑班志不錄鬼

谷必在劉歆手時已誤合爲蘇子書矣劉向博覽天下遺書明明錄引鬼谷子之言何緣而中絕謂非歆誤合之而何總之鬼谷子爲蘇秦纂述師說之書間有竄入已作之處如揣摩兩篇及陰符說解等是至其游說之辭則蘇子之成文藁草也一述一作人同事異故易混淆茲請舉其說

一 按戰國策言『秦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高誘注云『簡汰也練濯也濯治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爲揣摩』然則揣摩成者當是蘇子所著揣摩等篇篇成之謂按揣篇中於量權一節極詳明較之鬼谷原書飛箝忤合諸篇所言文增意複若是鬼谷傳

述之文必無若是之重贅可徵其爲蘇子之作無疑余故疑鬼谷書中揣摩篇斷爲秦自作以補師說所未及者否則不必言『簡練』不必言『成』理至明瞭也蘇子失意於秦其歸而發憤研究著書述學斷在此『期年』之內日人武義內雄老子原始疑此書爲漢志所錄蘇子三十二篇之節略本以秦策及史記爲證其言近是武進顧實重考古今僞書考亦以漢志蘇子爲總名鬼谷子十四篇卽在三十二篇之中其意見與余完全相同至戰國策稱『太公陰符』疑其文卽在鬼谷書本經之中細誦本經陰符七篇之前文文特古奧斷非戰國時文字其後析論解說殆皆爲蘇子說解之詞溯文尋義理甚顯明又符言一篇與管子九守篇及鄧析子中文多相同余疑此文故爲太公陰符之文齊史記固有之後人編管子遂錄之而鄧析子書亦多錄取所謂符言者明言爲陰符之言必係蘇子手錄之書攷其文奇古多依古韻必爲周書口誦之文無疑

一一 馬總意林錄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族里姓名字」樂壹注云「此蘇秦作書記之也……」樂氏明言蘇秦作書記之可徵其爲纂述師說無疑高似孫子略亦稱「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

同前文云云明爲秦記可知秦之學受於鬼谷先生其說確無可疑亦均詳見前文所徵引而樂氏遽以私意釋之曰「鬼之言遠猶司馬相如假無是公云爾」又曰「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其說既無所本亦反其前說司馬相如假無是公乃漢世事例豈足以概戰國在春秋戰國之世託古改制盛極一時莊子所稱「重言十七」重言者假重古人以立言之謂也韓非所謂「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皆可見當時託古改制之風極爲普遍戰國策稱「秦得太公陰符之謀……期年揣摩成……」然則秦果假托蓋不托之太公而謂乃以子虛烏有以著其說乎必不然矣又其時士以學不稱師爲羞按荀子修身篇「非師是無師也」呂氏春秋

「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之交友」可證尊重師說爲當時風尚秦儀之學於鬼谷古今無異辭此自事實秦等固不能諱其師說甚明

三

史遷列傳謂「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又曰「蘇秦之弟曰代代弟厲見兄顯亦皆學」蘇秦列傳文余謂代代厲所學學於其兄秦也由此可證

秦固有學傳於世其謂爲世所諱者諱其陰謀而已非謂諱其師學也

大抵治縱橫之學者

尚陰謀地形勢飛箝符合反覆縱橫主於周密制於未形其所學固不欲人知之其所行尤不樂人道之非特人以爲諱抑其學者且自諱之矣而况秦以反間死於其術其學之具諱於世不亦宜乎

尤非謂其兄弟相

傳之師學亦以爲諱也

蘇秦受鬼谷之學具見前文

而况事實上固有箕裘相襲之史實足資取

證乎

見蘇秦列傳宋述代厲游說事蹟及國策代厲游說各國之詞不一而足

余嘗謂鬼谷子書爲秦纂述其師說之作章實齋

學誠曰「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

嘗傳其書至戰國而守師傳之道

此言口耳之傳也

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之竹帛焉」

章氏之言是也鬼谷之學傳於蘇子蘇子撰述其義以著之竹帛傳之兩弟蓋

無可疑之事實也是故其文較簡奧古樸篇多韻語蓋當時口耳傳誦之文也其爲秦纂述師說何疑

按江都秦恩復序謂『漢書別有蘇子三十二篇其文與鬼谷不類』秦說所謂不類者蓋據太平御覽所引蘇子而言攷御覽所引見意林者實爲蘇淳所作非蘇秦也秦說亦誤

又按太平御覽引蘇子曰『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旅以翳明衛以隱聽鸞以抑馳』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又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蕪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此言見馬總意林所引蘇子十八卷名淳衛人也御覽所引文字相同當是蘇淳之作鬼谷子篇目攷誤爲蘇秦蓋未深攷耳

四

蘇子游說之辭皆其成文藁草而史策錄之者也漢志蘇子三十二篇者除誤合鬼谷之二十三篇外皆蘇子游說之詞也何以明之蘇子師事鬼谷先生鬼谷子揣篇言『揣情節言成文章而後論之』此明教人以說人之法須先成文章而後論之也姑無論鬼谷子是否蘇秦撰如其是也秦不能自畔其說不然秦既纂錄師說以教兩弟秦亦不能倍其師說也明甚吾故謂蘇子說辭之

著于國策舊文者皆蘇子成文藁草也詳攷國策蘇子說辯凡十餘章據史記
言『世著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疑其文可信爲蘇子書
祇九篇說秦連橫說燕趙說楚管仲合從各一篇又說齊秦各一篇共九篇而已其他或代厲之詞而附之秦或爲史策記事
之詞或疑而附之如史遷所云要之秦書故具存於世世第未之深攷而已

志隨

張子十篇按儀說各國之詞數略相符合另有攷定茲不詳及

由是觀之此書纂述於秦以傳於代厲代厲末流遂以傳於世故或以爲蘇秦撰其實非也述作之間固有異也迨至西漢之末世始誤合於蘇子書江都秦恩復序有言『漢書縱橫家別有蘇子三十一篇……使蘇秦託名鬼谷班固何以略而不注』則知固之前兩書已誤合爲一必矣

上文所述於鬼谷書之眞僞攷證旣明於此復有一義爲研究戰國諸子學說所當詳審者則戰國諸子書之體裁是也大抵古代著述之體裁以『子』冠其一家一派之學殆始於戰國章實齋學誠曰『……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

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輯其言行不必盡其所身
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
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耳晏氏春秋柳氏以爲墨者之言非
以晏子爲墨好墨學者述晏子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諸子
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
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
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文史通義
言公上章氏之言
是也古人之歷史觀念與著作者之觀念非不判明不過爲學者各以援述附衍以
爲其師說之補充冀以彰其師學以「顯其術而立其宗」而完成其學派獨立之
工作無論其爲自由附加或僞作之隨時竄入要之此種狀態固爲戰國學派之事
實也故現在所有多數題爲戰國以前某某子之書實係某某子一派之書不當視
爲某某子一人之書例如墨子莊子要當視爲墨學或莊學叢書

參閱馮友蘭著中
國哲學史四二

蓋所

謂某某子者代表其一家一派之思想系統成之非一人述之非一世也鬼谷子書亦然其書爲代表戰國時政略學家之思想或謂縱橫家其實非也之書據吾攷定爲蘇秦述其師學之作其中有爲鬼谷傳誦於弟子之言書中凡古韻之文均是也有爲蘇秦自撰之篇如揣摩及陰符說解是也有爲蘇子纂集呂尙周書之言如符言之錄自齊太公陰符是也其他如抵巇篇中亦有戰國晚年縱橫家竄入之詞如『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等句係解釋上文之注脚疑係傳寫之誤否則爲戰國末世時注文誤竄爲正文無疑其他後人注釋之文誤爲正文者亦非絕無其詳著於本篇茲不贅由今觀之吾人研究其學雖或能攷定其作者及時世要亦不能忽略其書之體裁此則讀者所當詳察者也

鬼谷子新注目錄

自序

江都秦恩復原序

鬼谷先生事略

鬼谷子真偽攷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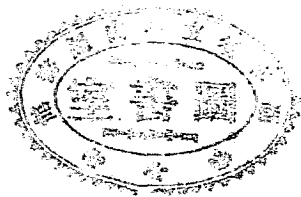
捭闔篇第一

反應篇第二

內捷篇第三

抵巇篇第四

中卷



飛箝篇第五

忤合篇第六

揣篇第七

摩篇第八

權篇第九

謀篇第十

決篇第十一

符言篇第十二

轉丸篇第十三

胠篋篇第十四

下卷

本經陰符七篇

盛神

養志

實意

分威

散勢

轉圓

損兌

持樞

中經

附錄

篇目考

校記

周廣業跋

阮元跋

龜谷子新注
目錄

鬼谷子新注

番禺 俞 棧 誠之注

捭闔第一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

按賈誼新書先醒篇曰：『……銳然獨先達乎道理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夫危也知所以危故

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此衆生之先之說也

觀陰陽之開闔以名命物

按左氏傳言：『名以制義』申子曰：『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聖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又申子佚文曰：『聖

人貴名之正也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又賈子新書曰：『今名自宣命物自定知鑿之應如衡之稱』又管子心術上曰：『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凡此均以名命物之義也。又按易繫辭曰：『一闔一闢謂之變』此開闔之說也。知存

亡之門戶籌策萬類

作一本

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

人之在天下也自古之今其道一也

意林引作自古及今鮑本作至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繫辭曰：『化而藏之謂之變』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荀子不苟篇曰：『誠心守

仁則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則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與謂之天德』又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捭闔者天地之道

按此句下原文有捭闔者三字誤衍茲刪正 以變

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按此句前

變化無窮各

有所歸

按易繫辭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

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

意林引無一字所字

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審

定有無以作與其實虛按韓非子曰「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勸者正」此虛實之說也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可與不可審明

其計謀以原其同異按王通中說「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此言善處同異之間也離合有守先從其志按此文有錯字茲校正按韓詩外傳曰「相親而志合必

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守者中也微排其所言而掉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掉之以求其利

〔即欲掉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文選注引云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闔作聞誤密之貴微上脫周字而與道相追

掉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按此數句均錯簡在後此文原在古韻歷與上文相接茲校正〔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

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按此數句錯簡在前茲校正皆一本見其權衡輕重

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按荀子儒效篇曰「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

而自為之慮按淮南子人間訓曰「凡人之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又曰「知所以自行而未知所為人行其所論未之死者也」自行者自為之慮也為人者因而為之慮也〔夫賢不肖

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掉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

按此數句錯簡在前茲校正故掉者或掉而出之或掉而納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掉闔者

道之大化吉凶天命繫焉〔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按此二句原本錯簡茲校正又按易繫辭曰「繫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變化之說也口者心之門戶六字意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皆由門戶出入林意

作審謀皆從之也。按墨子經上曰「權所聞而得」故關之以揅闔制之以出入揅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其意心也。又曰「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

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按易繫辭曰「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揅闔之祖也。

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一本作榮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一本有憂患

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

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其謀揅闔之道以陰陽試之

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按韓非雜一曰「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軟則明主弗受也」韓非之說蓋本鬼谷者。以下求

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按管子宙合篇曰「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要功之謂也」

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小無內爲大無外。按呂氏春秋下賢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高誘訓解曰「道在

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

出陰隱而入陽還終陰陰極反陽。按易繫辭上曰「其靜也竊其動也闔」。老子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此陰陽動靜之理也又按國語曰「陽至而陰陰至而陽……後則用陰先用陽」此

陽還終陰陰極反闔之說也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

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揅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

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太平御覽引作反覆篇據本文當作反覆一本亦作反應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

以知己 一本作此按老子曰「反者道之動」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復」此反覆之說之所由來也又墨子引古語曰「謀而不測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者此可得而知矣」此觀往驗來之義也 動靜虛實之理

不合於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按呂氏春秋似順篇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

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此所謂反而得覆者也 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

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 按韓非子揚權篇曰「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彼自難之吾因以知之」又呂氏春秋審應篇曰「以其口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貴其名」此均反應之術也 言

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 按易繫辭曰「象者像也」又曰「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

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按易曰「比輔也」又韓非子揚權篇曰「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實幹不舉則動而事不失」 以無形求有聲其鈞語合事得人實

也其猶張置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鈞人之網也 按管子白心篇曰「善而出者被自來」此鈞人之術也

而牧之 按管子白心篇曰「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又鄒衍子曰「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

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又武編發啓篇曰「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

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凡此疑均本鬼谷子學說者惟荀子正名篇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怡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荀子此說蓋釋情慮之義也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

基重之翼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按徐幹中論曰反之覆之積之核之然後彼之所覆者端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

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按淮南子汜論訓曰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言而立功

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而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也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所獨

見而留意也此可與本節參閱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

按韓非子內儲篇曰倒言反事以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險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按老子曰將欲欲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微明者高下取與之道也又按韓非子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此鬼谷與老子學說之所由本也又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曰言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由知言也此亦言默

之學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按呂氏春秋名類篇曰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又曰其智彌精者其所同

者彌精其智彌精者其所同也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僞知同異得其情詐

也按荀子正名篇曰味則何緣而以句異曰緣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愈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道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

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爲之法則按韓詩外傳曰夫知者之於人也夫嘗求知而後能知也誠容貌氣志定取舍而入情舉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以反求覆觀

其所託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按呂氏春秋審分篇曰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

其類非使放悖雖非其事見微知類

按易象曰：萬物賤而其事類同也。又象曰：上天下澤君子以同而異。王弼明此聽言之術也。

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此之謂知類。又引古語曰：知淵中之魚者不詳。人將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知人之所不言者其罪大矣。此則知類而善處之者也。

射其意符應不失如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

知也若比目之魚其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

太平御覽引反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魚其同言也若聲與響注曰和各聞也因問而言申敘其聲如比目魚相須而行候察言辭

往來者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按本文與此最按荀子非相篇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此自知知人察事知類之術也。又按管子心術上曰：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

不修之此焉能知彼。又白心篇曰：自知者私知人曰濟。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如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見形方以

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

按論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墨子非攻篇曰：古者有語諱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又韓詩外傳曰：容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容曰：在外即晉外在外即晉內入乎。

將毋周公曰：請入。容曰：立節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容曰：疾言則竊竊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論語曰：與師而

疾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亡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

見其門是謂天神

按荀子儒篇曰：盡善挾治之謂神。

內捷第三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

思意林引或遙聞而相思或進前而不御按鄧析子作「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而反求」又按王弼周易略例下篇曰「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存也此言近而疏者其志迕也又曰「有應則雖遠而相得」此言應則雖遠而親也」事皆有

內撻素結本始按莊子庚桑楚篇曰「夫外撻者不可察而撻行內撻內撻者不可撻而撻將外撻外內撻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許氏說文曰「撻佩刀系也李云縛也內撻之說見於戰國諸子者此義最為顯明又按呂氏春秋不

廣篇曰「以其所能託其牙不能若舟之與車」此言內撻之道若舟車之更相載也若與與蛋蛋距離之互為用也

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

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

求欲思則思按國語引禮志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人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此言內撻素結之道也又按禮記表記篇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此

言素結之道以仁若蛛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猶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撻

者撻所謀也欲說者務隱度計事者務循順陰慮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按呂氏春秋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必中理然後說又附春篇曰「善說者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言言隱度其中理而後說也

方來應時以合其謀「事有不合者聖人不為謀也」按此二句錯而在後茲校正又按禮語曰「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宜而定之」又曰「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又荀子天論篇曰「望時而待之執與應時而使之」又呂氏春秋不廣篇曰「智者必因時」凡此皆應時之學說也

詳思來撻往應時當也言往者先順辭也說來者以變言也按此四語係戰國時人注釋之詞又按國語引「范蠡曰從時者猶菽

揣切時宜從便所爲以求其變

按韓非子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此求變之說也。

以變求內者若管取捷

按荀子儒效篇曰：『聖人

者道之管也。』

善變者審知地勢乃通於天以化四時使鬼神合於陰陽而牧人民見其謀

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有陰

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也日進前而

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

自故遠而親者至此節節折子文與此微異其言曰：『夫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

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遠行也也而不御者心相非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又按淮南子人間訓曰：『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既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又曰：『或直於疏

而害於事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又王弼明卦通義曰：『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應者陰德也凡此均與鬼谷之義相合。又按王通中說言：『賈復問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習汎乎利而聖之知門其捷。』』此則言處親疏遠近之道也。故

曰不見其類而爲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

得字上一本有必字按孔遠子

曰：『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近類是益則不逆切事是懼則不非此所謂得情制術也。』又按淮南子人間訓曰：『見本而知末親指而暗執執一而應萬捭要而拾詳謂之術。』又賈子新書曰：『道者所從捭物

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術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

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

由夫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計謀

按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此立事之術也。

先取詩

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

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

按淮南子修務訓曰：『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以得策得失以親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達本末究事之情。』許慎注曰：『蘇猶索檢別也。又說苑曰：『夫智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

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懷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鬼谷所謂揣策來事亦謂其豫也。

治民入產業曰撻而內合

民一作名按此語不可通疑有脫誤

上暗不治下

亂不寤撻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

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按荀子非相篇曰：『凡獸之難以至高遠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舉近世則病備。』鄧也。善者於是問也亦必遠舉而不惑。

近世而不備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爲綱府然若運髮隨緒之於已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故君子之度已以繩接人則用權。或曰：『權當爲機韓愈云：『權者繫樞也正弓弩之器也。』』度已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權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大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衆衛。荀子茲論與本篇蓋互相發明者也。

抵讖第四

讖太平御覽引作讖劉遠注左思賦云鬼谷先生書有抵讖篇又作讖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

文選注引云物有自然樂氏注曰自然體本名也

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

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按楊子法言曰：『君子之言幽必驗乎明遠必驗乎近大必驗乎小微必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

「自天地之合

離終始必有讖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揅闔能用此道聖人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

按此節錯簡在後茲校正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

三句太平御覽引

通達計謀以識細

微

四字文選注引按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言處危之道也又禮記孔子開居篇曰：『四方有政必先知之。』此之謂聖人知之也又按王弼明交遺變通文曰：『遠險向遠趨時貴近。』能知此者故能獨保其用。

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按莊子齊物論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又韓詩外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其施外兆萌芽

孽之謀皆由抵巇抵巇隙為道術按魏晉子著齊篇曰「夫亂世者以巇智為道意以中險為道以利為情」陸佃注「中險即巇也」又天則篇曰「見間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陸注同巇隙也方

其益阻雖有奇計安得而抵之哉。又按楊子法言曰「或問劍道抵巇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道信閉知其抵曰巇乎曰賢者司札小人司巇况指巇乎」若楊子賢者蓋深明折巇之理者也其言小入者偏見也又接漢書杜業傳贊曰「業因勢而抵隙」服虔曰抵音紙隙

音發蘇秦書有此法顏師古注抵擊也陸賈也陸賈說與說司許宜反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巇篇也。又按淮南子人間訓曰「居智所為行智所之專智所乘動智所由謂之逆」此之謂抵巇隙為道術也

者嚙也嚙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三句太平御覽引可抵而息可抵而匿

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按此節錯簡在前茲校正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

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

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

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

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

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按論語曰「審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諺曰賤焉恥也邦無道當且賤焉恥也」又荀子管仲篇引孔子曰「君子視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鬼谷此言皆靈察之緒論也

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諺曰賤焉恥也邦無道當且賤焉恥也」又荀子管仲篇引孔子曰「君子視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鬼谷此言皆靈察之緒論也

飛箝第五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

案下文及法異下脫之竝二字接易同人曰

君子以類族辨物又禮記仲尼時居篇曰辨說得其黨又韓詩外傳曰辨者別味類使不相害序準禮使不相悖論

見內外

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

按韓非內篇曰以審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者伺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實陳言之實此說與鬼谷完

全相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

按意引太公

六籍曰辨言巧辭善毀善譽者名曰問諱飛箝之士飛箝者飛言以箝取之使同於我也

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

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

按墨辯大取篇曰於事為之中而權其輕重之謂求求為是非也

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

按中庸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又按說文重厚也一段注厚斯重也引申之為鄭重重疊又楊倞注荀子重多也又按戰國策曰語曰論不

修心誦不累物又曰嚴而襲之怨而累之又俞越古書疑義舉例曰禮記曲禮篇為大夫累之按累之猶解之累解本齊韻字荀子富國篇一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總言之曰累解急言之曰累俞說是也

或先重以

累而後毀之

按說苑曰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此累毀對舉之說也

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

琦瓊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嚮而箝之其事用抵巇

將欲用之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阻嶮之難易人民貨財

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

按孫子軍爭篇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交者謀之所嚮也。

用之於人則量智能

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

一本有飛字

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

按王充論衡自紀篇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辯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帝綰以王假秦而季公不用夫不得心者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鳴雁深懿之言闕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此則用於人之說也。又按莊子人間世篇曰：「形葆者就心其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遂之入於無疵……」又曰：「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適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獨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此和箝宜意飛箝之術也。

辭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

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

按鄒衍子曰：「因勢而發舉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

則方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此化轉形勢之義也

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

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按說苑曰：「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下知盛衰

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故知事者亦能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知命者先知也知事者因知也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

二句意林引接韓非子喻老篇曰「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一本作「聖人無常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此其義

事由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接荀子正名篇曰「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按

氏春秋權勳篇曰「利不可與忠不可與」必有反忤反於是一本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按淮南子汜論訓曰「忤

不可與忠不可與」又主術訓曰「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愚也物之用之天下

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

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按楊子法言曰「君

子……善其謀而後勳」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按孫

越諸侯者以利」此化轉求合之善也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尙一作三就文王

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太平御覽引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尙三入殷朝

知說理王固擢鈞行其術按本文與此小異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辨別勞

心苦思不能原事按韓非子解老曰「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

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

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太平御覽引
作揣情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

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之一本無有

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

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別本無知字審孰少孰多別本作孰多孰少觀天時之禍福

孰吉孰凶諸侯之親一本有疎字別本有信字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

憎反側孰便能知如一本無知字別本同此者是謂權量按易繫辭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

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此權量揣情的學說之所由本也。又按史記索隱「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謂侯使歸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淹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揣情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

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二句文選注引上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

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按荀子正名篇曰欲者情之照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

見人師之此言司師其欲以揣之也。又按管子審其所好惡其長短可知也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

知其所安

按莊子人間世曰『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遂因索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待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響……』又曰『若龍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莊子此說蓋亦經橫家之遺

風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以一本無謂測深揣

情文選注引此四字按王充論衡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省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沒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可見也』此之謂測深揣情故計國

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太平御覽引揣情篇云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選所短從所長今按藏

本無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按俞樾此文

義舉例古書發端之詞例曰『乃者承上之詞也而古人或用以發端變典一乃命義和一是也又引周官小司徒一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乃經于地而非致其田野乃分地域而辨其守』皆以『乃』字領之俞樾甚顯

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而說之法

亦其例也也按玉璣明交通變篇曰『見情者獲直往則遠』此謀本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為按中庸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

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又韓非子解老曰『先物行先理動之謂計識者無絲而妄意度也』此先事之說也又說苑曰『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君子亦以生謀故謀先為命也故曰揣情最難守司

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蜻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按淮南子人間訓曰

『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慮虛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生事者事未形而動其幾也故曰幾之勢也又韓詩外傳曰『蜻飛蠕動各樂其性』韓說本此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

之一按孟子曰『君子志於道也不成寧不達此亦其義也

摩篇第八

太平御覽引作摩意篇

摩者揣之術也

別本有內字

內符者揣之主也

太平御覽引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今按全篇無此文附錄于此按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摩者由外而合於內者也

用

之有道其道必隱微

別本微字接前隱字讀

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

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窳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

一本有能字

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

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

焉

御覽引焉作矣

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

成之於陽故曰明

按管子輕重篇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配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又鶡冠子秦錄曰「神明者故精微全粹

也」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

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

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按韓非內儲篇曰「秦疑廢置之不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驛者此謂廟攻卷伍照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內則敵傷得」廟攻者戰於不爭也

其

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

按莊子人間世曰「凡事若小若大莫不道以備成」

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

信

按莊子人間世曰「凡交近則必相離以信」

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

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賤〕也按許氏說文「卑賤也」音甫成以聽歌說齊百里奚以五羊之皮說秦宮以卑賤進一

本作詭誤按意林引故物歸類抱薪趨趙作赴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四句北堂書鈔引此物類

相應按意林作此類相應也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按易繫辭引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龍興雲從龜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又荀子曰「君子聚其辨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凡此均與

鬼谷之說互杜發明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

道按以上兩節錯簡在後茲校正按王弼明卦通義曰「觀變動者存乎應」又云「難後而敢為之先者應其始也」此言應之要也又按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句首用焉字例曰「凡經傳用焉字……亦有在句首者禮記鄉飲酒義「焉知其能和樂而不

流也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遠也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劉氏台拱曰「焉皆當下屬語獨猶於是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

非也〔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按今文尚書陶謨曰「禹曰惟幾惟康」「惟時惟幾」又易繫辭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韓康

伯注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通動微之會則曰幾」此言幾動甚微善通則不晚也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按太平御覽引悉聽

作悉行又注云摩不必字此二者唯聖人然後能任之〔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別本有聽〕

按韓詩外傳曰「相親而志合必由其中故曰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按此兩節均錯簡茲校正又按孫

曰「治亂敬也」又管子曰法曰「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又按論語曰「知

善善謀不如當時」又曰「聖人時不能違時」又王弼明卦通義曰「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故謀必欲周密

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

按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權篇第九

太平御覽引作量權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

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

按王充論衡曰「凡論事者遠實不引效驗雖甘義繁詞衆不見信」此言符驗之必要也

難言者却論也

却論者鈞幾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

按此兩句宋本誤為注文案校本增正余疑此始古注文非鬼谷本文也又按韓詩外傳曰「夫繁文以相假飾詞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

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也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諱廉僂跌謂之蒼指緣諱辭謂之荷四者所不為也」繁文者飾言也敬譬者成義也外身外意者却論也

佞言者諂而于忠

于字顯是干字之訛

爾雅釋言曰「求也」玩注自明下四節及注并同

按王充論衡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此之謂諂也」又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佞人求利故不毀人……以計求便以欺取利利則快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

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

諛言者博而于智

按莊子漁父曰「莫之顯而進之謂佞佞意道言謂

之詔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此三者之別也

平言者決而于勇戚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

按漢典曰「靜言庸遠」蔡沈集傳則能言

用則遠也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疑者決也先分

不足以窒非者反也

按孟子曰「設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通辭知其所窮」孟子知言之觀與此說可以互相發明

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關

關字說據太平御覽及注文增

閉情意也

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引

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

應利道而動

按韓非八經曰「參言以知其說易視以改其澤……舉往以悉其前即避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探明以開所關說使以辭讓范衡言以發所疑論反以得陰義……舉錯以觀變動……卓適以觀直諫」此之謂參調而應利道而動

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乎得理

按韓非八經曰「言會衆端必瑛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

矣」又孔叢子曰「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當就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又淮南子人間訓曰「說者之論說得其敏則無所片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非能使之蹙人而非能止也其所出者非理也」由此諸家

之說足以明觀要得理之義矣

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

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

按論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

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譟言及之而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又按傳曰「習者不爲非其事」又淮南子曰交盡不暢連環不解物有不通者理人不爭也此言物有不通者習者不爲也 又按徐幹中論賞言篇曰「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

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智委滯而密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倡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察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徐氏此論尤深切著明

古人有言

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二句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引

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

按禮記衣曰「君子曰君子溺於口……在其所說也……口役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又免命曰「惟口起羞」此言言不可不慎也又論語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又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又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又大學曾子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此謂言有諱忌也 又按鄒衍子曰「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辱一避而非觸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此聖人所不事者也故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也

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

一本脫

則欲成

按荀子非相篇曰「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尤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君子辯言仁」

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

一本有智者二字

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

一本有智者二字

是故智

四句意林引不用其所拙

上無智術二 故不困也 按鄒衍子曰「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所疾人之長不以其所短病人之工」言與此合

又荀子大略篇曰「無用吾之所短過人之所長故塞而適所知移而從所任」楊倞注往與事同事所能也

又莊子外物篇曰「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又淮南子修務篇曰「智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

者之所短不若慮者之所修賢者之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皆此義也

避其所短也 按太平御覽引量權篇曰「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從其所短」注云人辭說峻通理達即敘述從其長者以

害所得而惡也」又墨辯大取曰「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利之中取

大非不得也害之中取亦不得也」此言利害之抉擇自有其道也

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

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 太平御覽引量權篇云介蟲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螫蟲

之動必先整毒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

云蟲以甲自覆隙而言說者 故曰辭言五日病曰恐 原本作怨據

別本改正 曰憂曰怒曰喜 按說文「辭說也从言辛猶

爲辭案條教」又易繫辭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

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

則行之 按中庸曰「或安而行之或勉而行之」按易繫辭曰「將欲叛者其辭傾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鬼谷之說本此又荀子臣道篇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此均 儒家學說之本義也又按左氏傳曰「史彌曰自動而言肆懼我也」又魚府

見其語戊齊國佐見其語盡單子曰自以處處處足以步目今管侯視遠而步高目不在體而不足步目其心必異矣……卻伯之語犯叔廷李

侯犯則陵人廷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

於淫亂之風而好毒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然則犯廷誣盡四者亦辭之病也不可察也

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

者言

原本別本作與攝者言據太平御覽改正

依於辨

按徐幹中論駁辯曰「辨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謬教足以相解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以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者此則可謂

辨

說大人則弱之勿視其蠱然此亦與貴者言之術也

與辨者言依於要

三句太平御覽引按徐幹中論曰「辨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若是則與貴者言必依於要可知矣

與富者言

與富者言依於高

高當從鄒衍子作聚也

與貧者言

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

與勇者言

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

過當作進別本作過鄒衍子作愚

者言依於銳此其術

術太平御覽引作說

也而人常反

之

太平御覽引量權篇云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從其所短注云人辭說條通理達即敘述從其長者以昭其德人言壅滯即避其短稱宣其善以顯其行言說之樞機事物之志務者也今按全篇無此文附錄于此

是故與智者言

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其難爲也

按韓非喻老曰「知者不以言誅教」爲其難喻也

故言多類事

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

按荀子大略篇曰「夕言而類理人也」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

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按鄒衍子曰「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論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者飾詞以相風靡詞以私移非古之辯也」

又按墨子小取篇曰「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

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疑難焉略萬物之然論求政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請已不非諸人無請已不求諸人……此則墨家名學之類的學說與鬼谷之詞固極相關者也

謀篇第十

太平御覽引作說虛篇

爲人

別本無爲人二字

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

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

一本作計

不知其所擁

按說文擁裏也委廢也

始於古之所從

太平御覽引謀虛篇云乃立三儀曰

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住云三儀有上有下有中按說文從隨行也詩齊亂並驅從兩肩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

車為其不惑也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并引又載字上藝文類聚有必字夫度量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按和璞出於荆山見意林引抱

也太子御覽引鬼谷子曰顛微氏獻白雉于文王選惡迷路問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今按全書無此文疑是司南句下文注也按此為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

也按莊子寓言曰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又六籍

文師曰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又淮南兵略斷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皆此義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

有其偏害者也按荀子不苟篇曰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

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又學問篇曰所謂仁者勇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

所以察同異之分一本有類一也按荀子法行篇曰會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

故牆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意林引二其斯蓋其分也按淮南子人間訓曰夫勝之壞也於隙

能傷故變生於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六句太平御覽引無於字又引進生退

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按孫子計篇曰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

其字搦

外親

六句太平御覽引無於字又引

按孫子計篇曰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

因利而制機也

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

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

按鶡冠子道經篇曰「臨貨分財使仁現患應難使勇受言辭使辨慮事定計使智」又曰「仁之功善與勇之功不爭下不怨上辨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

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荀子大略篇曰「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說事也故曰君子經說說不以道不說也」

故為強者積於弱也為直者積於曲也有餘

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

按韓非喻老篇曰「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類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

於其細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

按郭杓子曰「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鶡冠子學問篇曰「彼心為主則

內將使外內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

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

按慎子曰「天道因為大……因也者因人之情也……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

謂之因」鶡冠子學問篇曰「見變而命之明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聲雖捫捫不知所之」又呂氏春秋觀更篇曰「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危厄之中」又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營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俱長」

：順風而呼逆不知疾也際高而望自不加明也所因使也」

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

按左氏傳引「史佚有言曰因重而重之」此因勢而成之說也 因其惡以

權之因其患以斥之

按淮南子說林訓曰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那及撥者先避患而後就利也」

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

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

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

按呂氏春秋貴卒篇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則則選為上勝之則則選為下」此言智捷應猝機變不窮故貴卒也智捷者善出奇以應猝者也善出奇以應猝

則機變不窮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

按管子權修篇曰「視其陰所怡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

外其國別本作無以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身之所不欲而強

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按老子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是教以所知不教以所不知也而強

諸已而不欲亦勿施於人其義均近又淮南子說子經言篇曰「毋與不可毋強不能毋告不知」中庸引孔子曰「施

陰道而陽取之也按國策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先輔之」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

不美又不惡故至情託焉按大學管子傳曰「誠於中形於外」又曰「人可知者可用也不可

者謀者所不用也按禮運曰「用人之知去其詐」此用其可知者也又按王通中說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此言擇謀之術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

見制於人制人者握也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按荀子王霸篇曰「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又

此制人之術也按管子修德篇曰「衆而約實取而言謹行陰而智者事易而不

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爲存爲安二爲然而無爲而貴

智矣按國語曰「王孫維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

人之所不能見按郭析子曰「聖人……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觀未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

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按韓非說行篇曰「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此以可變而

自爲之說也又引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

又說使僭曰「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說言汎愛天下謂之聖」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

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按莊子在宥篇曰「隱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顯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雖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

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又易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又觀曰「道理達」

於此義者原本作之據別本改正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義按孟子曰「舜之教人躬必志於穀穀者亦必志於穀」爾雅穀善

也亦稱弓滿也疑穀爲穀之誤

決篇第十一

爲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用其善福惡其有患害至於誘也按劉敞曰「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惡風之小計遠天下之大

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託者有利於善者隱託於惡則不受矣致疎遠按莊子山水篇曰「夫以利害

者追窮禍患害相乘也」韓非內儲篇曰「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國害則省其利臣害則察其反者」此決物之道也又莊子徐無鬼篇曰「愛之也親利之則至樂之則物致其所惡則散」墨辯經上曰「義利也利所得而害也害所得而惡也」

故其有使失利其一本無其字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按荀子不苟篇曰「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

而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歟事或欲以利之近足以害之或欲善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覆禍之門戶不可不察也」聖

鬼谷子新法

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

之者有以平素之者此之謂陽德陰賊又淮南子人間訓曰「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又曰「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

子漁父篇曰「析交離親謂之賊釋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賊」又淮南子陰符篇曰「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鶡冠子學問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陸佃注云「素如虛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陽勵於一言

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按賈誼曰「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於是度以往事驗之

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按莊子天下篇曰「以參為驗以稽為決」荀子大略篇曰「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王公大人之事也危

而美一本作美名者可則決之按王公大人四字連釋敬見墨子論賢篇此戰國時人之通語也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用

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為之者可則決之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按

非外儲曰「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又曰「賞之與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餘之」又曰「子夏曰善持勢早絕奸之萌」再均去患正亂之義也 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一本作基

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為者按國語引申包胥曰「……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荀子議兵篇曰「管莫大乎養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又解蔽篇曰「凡視物有疑

中心不定則外物不審審不審則夫可定然否 故先王乃用著龜者以自決也按箕子洪範曰「汝則有大疑求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卜筮之說之始也

上充論衡引孔子曰「著者著也龜者龜也狐疑之事當問者著者龜未可取神也取其名耳」又曰「武王伐紂卜筮大凶太公拊著蹈龜曰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仲任達議陳義甚高說為卑解

符言第十二

按管子九守篇內主位主明主聰主賞主問主周主參各章均此篇各章大致從同
今疑此文故係齊史記所載太公兵機謀之遺說而為齊學者如莊子及管子均擬載之也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一本作先肉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按管子勢篇曰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

安徐而靜安徐而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管子九守篇亦作安徐而靜又宋本六經文張大禮篇曰安徐而靜安徐而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

老子曰執能圖以靜之徐循執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也管子九守篇亦作安徐而靜又韓非楊權篇曰虛而待之彼自以之此安徐正靜虛心平志之說也

貴聽心貴智管子九守篇亦作貴聽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

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管子九守篇亦作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右主明按管子九守篇主明與此章同六

不者與衆處之工也故明主使賢臣驅駿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其禪讓甚明

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按管子九守篇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

閻化矣誠暢於天下神明而况姦者干君右主賞按管子九守篇主賞曰用賞貴誠用刑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

拒無望而許拒無望而許其語本此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

閻化矣誠暢於天下神明而况姦者干君右主賞按管子九守篇主賞曰用賞貴誠用刑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

地通於神明見茲為也。『一賦望校正』見字當為况。又六張賞罰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設揚於天地通於神明而况於人乎。』又按廉語曰：『敬明乃罰。』此正刑之說也。又禮經衣曰：『上不可殺刑而經爵。』此言賞刑之不可忽也。

一日天之二日地之三日人之

按管子房玄齡注曰：『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

四方上下左右

前後熒惑之處安在

按管子房注曰：『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又注曰：『又須知法果所在也。』又按韓非內儲也。『一週周史記篇曰：『熒惑不治。』趙莊曰：『蘇秦熒惑諸侯。』一作作熒惑。』

右主問心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

吏記吳王孫傳：『鼂錯熒惑天下。』淮南王傳：『熒惑百姓。』漢書均作熒惑。

長

按管子作：『心不為九竅九。』

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

按鄧析子曰：『為善者君與之賞為惡者君與之罰。』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

按韓非外儲曰：『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

進而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

按韓非外儲曰：『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

文意納略相同足資參證管子：『與』作『予』

管子作：『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

管子作：『九距作來誤也。』見小釋

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固

一本作故鄣。析子亦作故。

能久長

按因掌二字據。

管子改正。又按韓非楊權曰：『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

右主因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

亂

按管子勢篇曰：『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房注曰：『周謂謹密也。』

寂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

一本作開。管子作。內。怨。房注曰：『內。怨。』

外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

按寂乎二字據管子。改正。又按韓非曰：『其事不當下考其常。』常常理也。

關閑不開善不見原也

按王引之曰：『管子作關閑不開當作開。』又管子作：『關閑不開善無原。』房注。

曰：『既不聞世謂開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

右主周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

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聞變更

按管子九守圭參篇千里句上有「明知」二字。管子下二句為「日動姦姦動則變更矣」。房注曰：『姦在隱微其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又按。

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聞變更

韓非內儲曰「數見久待而不任意則疏散使人同他則不竊私」此義發鬼谷所未道可以參證

右主恭

管子作參

循名而為實安而完

按管子九守管名作「修名而實實按實而定名」

名實相生反相為情

按管子兩句下有「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又按反字證為遠反之反說文還復也

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

管子接

子此句以下作「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理生於名實之德德生於利和生於當右主名

管子作「右管名」

轉丸肱亂

據法亂當作鑿

二一篇皆亡

一本作轉丸第十三脈國第十四下注亡字

本經陰符七篇

自本經以下一本題作外篇

盛神法五龍

按淮南子精神訓曰「耳目清聰視聽聞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致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即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

盛神「者」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大

一本作人

養神之所歸諸道道者

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

知其名謂之神「明」

按明字一本作靈蓋誤鬼谷書無釋神靈者下文接稱神明足證其誤茲改正按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又按韓非主道曰「道者萬物

之始是非之紀也……虛靜以待命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

一乃有其術

按易繫辭曰「化而裁之存乎理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所謂道者化推而變通之也神明之源蓋謂是也又按韓詩外傳曰「凡治氣養心之術……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

乎一也」又云「智慮深則一之以易諒」此言養氣之術必源於一也又呂氏春秋論人曰「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而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此之謂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論

語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誑之者歟……非也予一以實之」
「尸子分篇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
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一本無乃為之使
按韓非韓權曰「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
按此十五字疑生受之天謂之真
虛心以為道舍」
按晉人注文

人真人者與天為一「故人與生一出於物化」
按此句以後原文多錯簡蓋均校正
「化有五氣者志也

思也神也德也一本脫也字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

無不為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真人」
按易繫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神化歸身者窮神以知化也
「而知者內

修鍊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
按荀子解蔽曰「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然知之兩也」
「心枝則

無知傾則不精或則定惑」
「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登焉」
又按荀子非相曰「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宿居借遜從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類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當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辯辨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順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而口舌之於嗜唯則節足以為等倖儷却之類夫是之謂聖人之辯」
又按易繫辭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應其會通」
會通者類也
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

心術「心無其」術必有不通」
按心無其三字據陶注增按韓非解老曰「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
其通也五氣得養務

在舍神此之謂化」
按中府曰「曲能自誠誠則形則著著則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按原文作真誤改正

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
按此養字疑係衍文舍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涉上下文而衍
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為以

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按尸子分篇曰「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韓非子揚權曰「聖人執一以

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又按中庸曰：『高明配天，高者天之道也。』又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係焉，萬物覆焉。』無窮者，天道運行之紀也。

養志法靈龜

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

按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於天地之間……行有不據於心，則餒矣。

「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

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按本發原文多錯簡，自此節以下均經重行釐定次序。按韓詩外傳：『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古逸本作分別）以諭之。』

分以明之（古逸本作譬釋以明之）歡忻芬芳以發之（古逸本作欲驩芬芳以發之）賈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欲短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者夫，鈿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踐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口苟矣。齊莊者，養志也，端誠者安己也，堅強者實堅也。分明者分也，歡忻芬芳者神明所守也。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按呂氏春秋具備曰：『觀與治之務莫若誠。……誠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有所欲志存而

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

俛，欲不俛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會

中，志不養，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

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志失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

按韓詩外傳：『孔子曰：好懼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畏懼

者失志，心虛教以勇，所以養其氣志也。

神喪則髣髴髣髴則參會不一，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

養其氣一本無氣字

志一本作必知知其養志

按此亦合命齊港上下文而衍例疑係衍文

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

一本作而養其志氣

察其所安以知其所

能一故內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職分明矣一

按呂氏春秋論人曰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

觀其所進當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時則觀其所不受感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此知人察驗之術也

實意法騰蛇

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

一榮二字一本作

慮深遠則計

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

按郭祈子曰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心寔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戾淺

則百事順其言與鬼谷子合大子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按文字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全則心平應江江瑤以文字為文類之書或以為老氏弟子知子厚以為時有者可取蓋駁奪也此言殆本

於鬼谷子歟意慮定則心遂安一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一自得矣一得則凝按韓非解老篇曰

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又矣荀子議兵曰得之則凝唐楊倞注云凝定也又莊子逍遙游其神也使物不凝竊遂生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又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者定也又按子通中說曰凝滯者知之整也陶注不可信也

凝字誤作成一計謀者存亡之樞機一意前文增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

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按本文以下頗多錯簡蓋均校正按韓非解老篇曰隨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衆人其能見其極識氣寄姦邪

得邪得二字一本脫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一故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實意必

從心術始」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

秦劉徹說韓信曰「聽者事之

候也計者事之機也瞻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莊子漁父篇曰「真在內者神動於外」

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

能內視反聽定志「慮」之太虛待神往來

按莊子天下篇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放倪為物」又中唐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復靈則感遠悠遠則博厚博厚

則高明」如此不見而卒不動而無爲而誠」易繫辭曰「神以知來知以感往」此待神往來之說也

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

一本陰陽之終

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

一本無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

繫辭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鬼谷略說蓋深得易理焉 韓詩外傳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遠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智量之也」

此之謂不見不行也 又按徐幹中論肅道篇曰「君子……務鑒於人以視得失故魂不詭直瞻之衷而見邦國之衰靡不增闕業之內而聞千里之外聞人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蔽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衆萬之人審之我通之」韓非喻老篇曰「空寂者神

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論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闔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離其實也」又曰「智周乎遠則所遠在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習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

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士故曰不爲而成」又按呂氏春秋君守曰「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呂氏之釋義也

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

矣

分威法伏熊

按武宿文伐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延無忠臣社稷必危」又管子禁藏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房法曰「令敵國之所愛者各備則其威分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二則方不齊故內

衰也」又按韓非外儲曰「馬驚於出蹏而遺父不能禁制者非蹏蹏之嚴不足也感分於出蹏也」此謂感令馬畏故曰感分也

分威者神之覆也

按呂氏春秋本生曰「精神乎天地神覆乎宇宙」此之謂神之覆也

故靜意固志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

按俞樾古書疑

義舉例曰「故者承上之詞而古人亦或用以旁指」又按荀子不有篤曰「君子……未施而親不怒而感……」又僇效篇「勇則運威」又議兵篇「禮者……威行之道也」

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

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

按韓非八經曰「喜見則德儼怒見則威分」中府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雖善不尊不尊不信」又按韓詩外傳引子夏謂子夏曰「子亦聞夫子之謠論邪徐青問威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謙巽乎游游乎道有歸矣」巽巽翼威覆之盛也楊子法言曰「貌重則有威」「貌輕則招辱」

以實取虛以

有取無若

一本脫若字

以益稱銖

按韓詩外傳引「子夏曰與人以實雖陳必密與人以虛雖威」將欲動變必先必陳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晷日」

將欲動變必先

養志伏意以視間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爲之形勢

按此文錯簡在後茲校正

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

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

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又中府曰「識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動變之理也

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也

按楊子法言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此能讓己者也

散勢法鷺鳥

散勢者神之使也「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

按本文錯簡在後茲校正按徐幹中論貴言曰「君子將與人語……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

察其隨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微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者乎顏色動乎身監然後可以發口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固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聽以明之雜稱以處之立適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道徐而勿失離而勿精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

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用之必循間而動。按荀子論國篇曰：「得間則動。」揚倅注曰：「間隙也。」威肅內盛，推間而

行之則勢散。論語曰：「君子……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夫勢散者，心虛志溢。按莊子人間世篇曰：「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

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庸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意衰，威失，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爲「之」。之名據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無「間」，則不「行」，散勢者

待間而動，動「而」勢分矣。按國語僖公以符莖說里克，使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忍且而見平邵告之，平邵曰：子謂何？吾對以中立，平邵曰：懼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據之多爲之，故以

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同其說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平邵之言，所謂散勢之術，却語之方也。按陸佃注：「謂冠子曰：『間隙也。』」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

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勢散者不以神肅察也。

轉圓法猛獸。按孫季述云：疑卽轉丸。

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

「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按自此句下多錯簡，茲校正。「故與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

大道以觀神明之域」，而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按荀子儒效篇曰：「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

特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變萬化，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又性惡篇曰：「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譎其所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

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

按易孔子曰「知至至之可與終始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又按書秦仲之命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

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

按淮南子人間訓曰「或容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反以成之」

之數乃能轉吉為凶也 又按中論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先知存亡之說也 又賈子新書曰「先王見終始之機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 又曰「善為天下者因應而為弱謙辭而為功」皆此義也

圓者

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

按淮南子人間訓曰「或爭利

而反強之或德容而反之之」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機妄言而反當」此則極合語錯事之能事也 皆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其說也

損兌法靈著

按周易注引「老子」善其兌「以心與釋兌謂「兌者以心與察理也」陶說非也兌者說也詳見下文擬注

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按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玉弼注曰「損之為道損下益上損則益柔也」又象曰「損則益柔有時」故曰損者行也益上行也 又易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

外說以利貞是以順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象曰「澤」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故曰兌者「口說也 又按易繫辭曰「損德之脩也」損以遠害」此謂幾危之決也又說卦言「兌為口」「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又按

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損」此言幾危既決然後入而說之也所謂損兌法靈著也 又按易繫辭曰「巽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荷子解說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如說篇又曰「危微之幾權明君子而後能知之」管子修務篇曰「陽者進謀幾者應

感」房注曰「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 事有適然物有成敗幾危之動不可不察 按淮南子繆稱引曰「易曰即鹿

「許注曰「幾終也」 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益之損之皆為之辭」 按本章自此句下名錯簡茲校正 按易說卦「兌以說

其窮」又說苑曰「飢渴得食
誰能不喜賤窮救急何患無有」

能言者儔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

按王通中
說言曰

辭取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
類如也」此言善養使小人者也

蓋士當世異時「危」或當因免闖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

德為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

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和音解仇鬪鄰綴去却

語攝心守義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爻為之主也

按徐幹中論引孔子曰「唯君子然後貴其言貴其
色」荀卿曰「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又按淮

南子經稱謂曰「既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為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許注曰「
說之粗不如容貌精緻之入入深也」易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可以影嚮形容象貌而得之也

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為形以聽為容貌莊色溫

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鄰「微」而去之

按說苑曰「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
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閉智塞能者隱情塞鄰也

蓋得其人然後合也本文

「去」字疑為「待」之誤若有守之人非辨士所能察則伊尹太公不合於湯與文王矣此非鬼谷之意甚明
熟讀全書罔知智者之說「因化說事通達計謀」必無礙於「有守之人」之理陶解既因其誤遂使後人誤以為鬼谷之學邪僻而不軌

於正豈不寃哉

又按劉向說苑曾引鬼谷之言甚縹緲（見逸文）今本鬼谷無此文知劉固見鬼谷全書者此其徵引必本鬼谷可知吾
人試按其言「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搆殺躬隱所謂無過也」其言直為搆情之論與鬼谷同符若合一契吾故以說苑正

今本之誤也

聞聲和音者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一合徵羽不相配

按樂詁曰
「其哀心

感者其聲厲以緩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
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厲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聞聲和音之術也

能為四聲主者其唯宮乎故音

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鬪郟謂解羸微之仇鬪郟者鬪強也強郟旣鬪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恥其宗故勝者鬪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强大力倍死而「爲」是也爲字疑脫據注增郟無極大禦

無强大則皆可脅而并綴去者謂綴己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

其志言可爲可復會之期喜按此處原文「言可爲可復會之期喜」疑上一可字衍又按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管子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以他人之

庶引驗以結往明疑疑一本作款而去之按呂氏春秋察傳曰「凡聞言必熟讀其於人必驗之以理」又按說文曰「款意有所欲也」揚倭注荀子曰「款誠款也」又按說文有兩疑

字一作訥訓定也一作特訓惑也如詩「庶所止疑」及僊禮「疑立」等皆當作「定」解依此兩義本文上一疑字宜從本義下一疑字當作定解又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如其說則本文或脫一疑字共爲三疑字上句明疑下句則爲「疑疑而去之」說亦可通也却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誠其短驗之動以忌諱示以

時禁其人因以懷懼因以懷懼四字一作恐畏然後結信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却之無見已之所

不能於多方之人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方驗之以道驚以奇怪人

繫其心於已効之以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彼按注文本行應作「效之於人驗之於往復亂其前吾歸誠於彼」遭淫酒色者

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以可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守義者謂守以「仁」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

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曰
知而險穢而神爲詐

而巧言無用而辯辭不給慕而察治之大殃也行僻而堅飾
非而好玩姦而謬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此所謂小人也 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爲安救亡使存也

附 錄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曰聖人不朽時變自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史記田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按莊子法儗篇文與此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引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

又曰君得名則羣臣恃之

意林引鬼谷子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

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

又曰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

以上七條鬼谷子逸文

文選注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

名隱者通號也

太平御覽禮儀部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爲鬼谷神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

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秦齋戒而往

此條疑是鬼谷子序文

臯公武讀書志尹知章敘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

之道

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

以上四條鬼谷子序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東師事于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

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

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并有鬼谷墟蓋是其所居因爲號○集解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王劭云揣摩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

法言云儀秦學乎鬼谷術

論衡答佞篇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又明雩篇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王嘉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答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辯乃探胸中韋秩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亂故也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

別有異隱傳從異記二條乃後人妄託其辭鄙俗今不錄

鬼谷子篇目考

隋書經籍志縱橫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鬼谷子三卷樂一注

舊唐書經籍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又二卷劉壹註又二卷尹知章註

新唐書藝文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樂壹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注鬼谷子二卷尹知章不著錄

柳宗元鬼谷子辯曰元冀好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

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整峭薄蓋音恐其妄言亂世

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辭法五龍

養志法竊論實意法殿純分威法伏龍散勢法驚鳥轉圓法盜賊損免法靈著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張云隱音洽隘也使人

猖狂失守狙子余反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

好術也過矣

中興書目鬼谷子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

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儀秦者也一本始末皆東晉陶宏景注一本捭闔反應內捷抵巇四篇不詳何人訓釋中下二卷與宏景所注同

宋史藝文志鬼谷子三卷

晁公武讀書志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于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敍

王伯厚漢書藝文志考索引
晁氏讀書志云尹知章敍

謂此書即

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

考說引注云
一云十二章

本經持樞中經二篇

考說引注云一云
受韓丸勝儀三章

梁陶宏景注

按馬氏通考經籍志引讀書志此下有隋志以爲蘇秦昔唐志以爲尹知章注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詭不詳所從出三十五字

柳子厚嘗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

鬼谷子後出而嶮蓋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隘使人狙狂失守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給激訐揣測儉猾之術悉備于章學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蒼頡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耶世人欲

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略盡矣故掇其大要著之篇

鄭樵通志藝文略鬼谷子三卷

皇甫謐注鬼谷先生楚人也生于周世隱居鬼谷

又二卷

樂壹注

又二卷

唐尹知

又三卷

梁陶宏景注

馬端臨通考經籍志鬼谷子三卷

王應麟玉海引史記正義鬼谷谷名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也鬼谷子三卷樂壹注樂壹字正魯郡人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葦年揣摩成按鬼谷子乃蘇秦書明矣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縱橫蘇子三十二篇○鬼谷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

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石林葉氏曰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苟可入者則爲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爲衡說以噬六國何有于周此蘇秦所以取死也

太平御覽引蘇秦曰天子坐九重之內樹雲其門旅以蔽明衡以隱聽鑿以理聽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御覽又引衡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病翠以羽煥身蚌以珠致破○秦復接蘇子三案其文與鬼谷子不類則鬼谷之非蘇秦書明矣 劉氏涇曰老之翕張儒之闔關其與鬼谷往來如環鬼幽而

顯者也谷扣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哉

此條亦王伯厚考證所引故附錄之

樵謹案馬總意林引蘇子十八卷名淳衛人也

御覽所引闔以芳自燒均見意林秦氏以蘇淨認爲蘇秦誤也

高似孫子略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關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

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祕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燾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一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一今考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

知章
唐人

陳振孫書錄解題鬼谷子三卷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于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考也隋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注今本稱陶宏景注又云按唐書藝文志作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陶宏景注鬼谷子三卷鬼谷子無鄉里族姓名字戰國時隱居穎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其轉丸祛篋二篇今亡貞白曰或云卽本經中經是也

陳乃乾鬼谷子校記

明鈔鬼谷子蘇州文氏舊藏乾隆甲寅嚴九能以述古堂鈔本校過又經盧召弓覆校明年徐北溟再校咸豐丁巳勞平甫又校今歸江安傅氏繆小珊嘗借校于秦刻本上佳處甚多古書流通處既影印秦本因錄其異同爲校記付之俾附印于后壬戌五月陳乃乾

卷上

聖人下有之在天地間注故爲衆生下有之先下有也能謂才勞改材能夫賢不肖智

愚勇怯仁義釋曰仁義二字疑衍與賢不肖知愚勇怯不同注亦未及有差注股肱各成盡其力注以原其同異下有也注

更求其反及也富貴尊榮顯名釋曰兩節皆四字句名下脫二字如以榮顯名譽爲句則富貴尊三字不可解由此言之無苞之苞下有也以德

也注君臣所以能相求者事常持其網下有而驅之注報猶由古通合也別雄雌雌雄法同

如舌之取燔燔注同骨圓以道勞改導之注謂臣向勞改響晦注卽以才方職任之是

謂忘亡情失道 注謂以友道結連於君若勞補 王者之臣 注故則能固志於君 注

待之以決其無事 注則出入自由撻開任意也 句上有用其情三字 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

就也 注無 乃 注有可以 立功建德也 注入貢賦賦之業 注如此 注則下有 天下無邦 注故

曰撻而反之也 注下有 如員環之轉 注可謂全身 注下有 大儀 注因而除 注除 之

上 注勞改 無明主 則為之謀 注下有 注道二字

卷中

立勢而制事 注無 引別 鈎籍之辭 注人或 注勞補 過而從之 或稱財貨琦瑋 珠

玉璧帛采色以事之 注謂人能 注勞改 從化 材能知 注勞改 睿 注夫人之性 注勞改 此

所以謂測深探 注無 情 故計國事者 注無 此謀之大 注大固 本也 注故能成事 注勞改 而

無患也 注彼應 符 自著 如操鈎 注勞改 而臨深淵 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 注句上 注勞

皆有所難能 注句上 注勞補 三者二字 如受 注勞改 石 注下有 投水 注夫謀成 注事 必先考合於術數 注

自然 注勞補 易 利辭 所以關 注開 閉情意也 注其不精 注勞補 利 其偏害 注勞改 者也 注

今按全書無此文 乃乾接孫詒讓曰按高承事物紀原九引樂壹注鬼谷子曰竊復還周公恐其逃路遂指南東途之則此爲樂注文今本是陶注故無此文也 注後情必相疏 其

數行一也 注 須別制事以爲法 是下 因事而裁之 注 少則可以得衆 無可以得衆二字

也 注 誘於仁壽 勞改 之域也 注 既不更 勞改 其決 注 沛然而莫之能禦 德之

術曰勿堅而拒之 管子九守作聽之術曰勿堅而距勿望而許 注 因求而與 勞改 開閉不善不見原也 乃乾案固當作關善上脫開字

注乃 勞改 以聖人爲大盜之資 注 或曰轉丸祛籛 勞補二字

盛神 下有者 中有五氣 注 無爲而自然者 無也 出於與物化 注 是四者能不衰

不養也 注 則 下有 多違錯 注 我有其威 勞改 待人意慮之交會 下有 注精虛 勞改 動

物謂之威 無間則不 下有 散勢者 注 乃後 勞改 轉圓而從其方 注 使風濤潛駭

句上有 用其心服 乃服之誤 強者 勞改 爲鄰 以他人 下有 庶 注 如是而去之 下有

總字

注則即以忌諱動之

注

然後更理其目

勞改

前

終可以

勞改

觀

壬子之歲予於虎邱萃古齋錢氏得此舊鈔本聞有新刻本未之見也今春寄示盧抱經學士爲校一過云新刻注中脫十餘字得此補之孟秋之月過知不足齋向以文先生假得舊鈔本字甚老艸據以文云是錢遵王述古堂本予亦未之信歸而以

三本對校新刻本脫落錯誤極多上卷內鍵篇白文注文共脫四百十有二字

勞校云實四百

五十一字
密改正

而此本亦同其餘更不必言不有錢氏本則無以見其真矣大抵此本少愈

于刻本而大段皆同予旣取刻本校閱一過復以餘力校此本正譌補闕不一而足庶可讀矣嗚呼書籍佳否故不可以鈔手精粗論若不以兩本對校則幾乎不棄彼而留此又重歎夫刊刻古書者之不可輕率當博訪善本以資參考也乾隆五十有九年秋八月望前一日芳椒堂主人嚴元照校罷識

予旣得善本校此一過亦殊漏略季秋之月抱經學士過予芳椒堂取去校閱一過又指出數處良足是正吁予年二十二耳而心且粗率如此視抱經先生真不啻霄

壤之別矣孟夏廿三日元照又識

甲寅夏鮑君以文出所藏鬼谷子注鈔屬余與坊刻對勘坊刻出道藏其譌脫至多不可枚舉鮑君所藏爲錢遵王舊物乃據宋本傳錄者如卷首所題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宏景注一行係沿南宋中興書目之誤似卽當時館閣著錄之本余旣硃朱細勘復手錄清本一通且屬吾友錢君廣伯證定之因綴數語於簡末嘉慶元年臘月蕭山徐鯤識

此先友歸安嚴修能手校復經盧學士臬徐北溟先生重校北溟補校甚爲精案學士所校尙有遺漏惜江都秦氏於嘉慶乙丑重梓此書但據學士校本耳秦氏初用藏本校刊在乾隆己酉卽嚴跋所云新刻本也咸豐丁巳六月校秦本一過并識數語丹鉛生仁和勞權記

鬼谷子世以嘉慶乙丑石研齋刻本爲最佳秦本出於盧抱經所據鮑淥飲藏述古堂本秦氏又自輯古今論鬼谷子者爲附錄較乾隆己酉刻道藏本高出不啻倍蓰

王子二月傳君沅叔以明鈔藍格本見眎正文頂格注文低一格原出道藏末有嘉靖乙丑三月九日校畢一行又有小字此本原係蘇州文氏所藏乾隆甲寅嚴九能以錢述古堂本校過又經抱經先生覆校九能有跋明年徐北溟再校咸豐丁巳藏勞平甫所亦跋之可謂善本矣徐北溟於嘉慶元年手寫一本今在况夔生處曾錄其跋亦按次寫入此書之注錢氏本次行則云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宏景注弘景梁人非東晉其誤不足辨注中多避唐諱如以民爲人世爲代治爲理繆繼作繆綬之類昔人又以爲尹知章注因其爲唐人也然尹注管子今具存此書符言篇與管子九守篇大略相同因以彼校此譌脫甚多注皆望文生義果出尹知章手豈有自注管子而略不省勸乎然則今本題陶注固難信而非尹注則無疑義异同以朱筆志於眉間佳字尙不少也清明後三日繆荃孫校訖因識

周廣業跋

飲鮑君購得鬼谷子注鈔本屬余是正注甚明白簡當自非五季宋人可及乃其卷首題曰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宏景注則非也陶係梁人大同初賜諡貞白東晉之誤無待深辨案鬼谷錄自隋志有皇甫謐樂壹注各三卷新舊唐志無皇甫而增尹知章注三卷不聞陶也陶注始見于晁氏讀書志潛溪諸子辨繼之卷如樂尹而亡轉丸肱篋二篇是本篇卷適與相符當卽宋氏所見者其書不類古本如以揅闔反應內撻抵蠟列上飛箝忤合揣摩權謀決事符言并亡篇列中本經陰符七術及持樞中經列下與近刻無異凡文之軼見於史記意林太平御覽諸書者此皆無之其篇名舊有作反覆抵蠟飛鉛涅闇午合揣情摩意量權謀慮者今亦不然至盛神養志諸篇正柳子厚所譏晚乃益出七術怪謬不可考校之言梁世寧遽有此縱有之隱居抗志華陽安用險詭之談梁史及邵陵王碑銘亦絕不言其注鬼谷而僞託

焉可乎困學紀聞載尹知章序鬼谷子有云蘇秦張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復受轉丸祛篋三章晁氏則但言序謂此書卽受秦儀者雖詳略不同可證其皆爲尹序序出於尹安見注不出尹觀其注文往往避唐諱如以民爲人世爲代治爲理縲繼作縲綬之類而筆法又絕似管子注是爲尹注無疑尹生中宗睿宗之世卒於開元六年故於隆基字不復避也其注亡篇云或有取莊周祛篋充次第者以非此書之意不取注持樞云恨太簡促或簡篇脫爛本不能全故也蓋自底柱漂沒之後五部殘缺不能復覩文德舊本古注家以爲憾事若果係陶注則同時劉勰作文心雕龍明言轉丸騁其巧辭飛箝伏其精術矣此豈不見原文者可遽云轉丸已亡乎庾仲容亦梁人其所鈔子今在意林人動我靜及以德養民二條顯有完書可据何是本獨以脫爛爲恨此亦是尹非陶之明徵矣乃其譌尹爲陶莫解其由以意揣之尹注在舊史雖云頗行於時而新志却自注云尹知章不著錄意其本在宋初原無標識而持樞篇注中嘗一稱元亮曰元亮係晉陶淵明字或錯認陶淵明爲陶通明迤

妄立主名而讀者不察致成久假耳抑或諂道之徒既詭鬼谷子爲王詡強名爲元微子復以貞白萬情仙術矯託以注未可知也然是注世已罕傳大可寶貴似宜改題曰唐國子博士尹知章注與趙蕤長短經合梓以行其裨益人神智正不少也乾隆辛丑閏五月七日海寧周廣業書

阮元跋

陶宏景注鬼谷子爲道藏舊本吾鄉秦編脩敦夫博覽嗜古精于校讎因刺取諸書考訂譌謬梓行之其略見自序中元讀鬼谷子中多韻語又其抵噉篇曰噉者罅也讀噉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託其篇名有飛箝按周禮春官典同微聲箝後鄭讀爲飛鈗涅箝之箝箝鈗同字賈疏卽引鬼谷子證之又揣摩二篇似放蘇秦傳簡練以爲揣摩之語爲之然史記虞卿傳稱虞氏春秋亦有揣摩篇則亦游說者之通語也竊謂書苟爲隋唐志所著錄而今僅存者無不當精校傳世况是編爲從橫家獨存之子書陶氏注又世所久佚誠罔羅古籍者所樂觀也阮元跋尾

鬼谷子新注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每册國幣肆角

著者 番禺俞誠之

發行者 京華印書館
南京中山路新街口

印刷者 京華印書館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09268

23918/1

